

茄山河

一早上镇孵茶馆(上)

文 / 任向阳

郊区每个集镇齐有得一两家茶馆，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头，农村里向个男老人伙欢喜到镇浪茶馆碰头吃茶。吃茶是伊拉每日天个早功课。茶勿吃，人勿爽。有道是“吃早茶吃汰【dha】肚肠，七话八话寿命长”。
 乡下头讲起到茶馆里吃茶就叫“孵【bhu】茶馆”。一个“孵”字，话出了老年茶客心里向园拉海个对茶馆个勿离勿弃个深厚感情，话出了老年茶客慢洋洋笃散散老茄茄

个心理状态，话出了老年茶客见过世面品过咸淡之后个稳重性格。
 乡下老人跟【从床上起来】了早，就是垃寒场里，也是早来勿得了，四点多就出门了。五点钟勿到，天还旡没亮，茶馆店里已经亮起来了。
 厝辰光黄昌昌个电灯火照来着亮个地方，肯定是茶馆店。
 寒场里一早上镇，着冷哪能办？老人自有标准个防寒装备：厚绒个“行灶帽”像一只直筒筒个行灶套垃头浪，帽子前头只有眼睛告鼻头个位置开出了空荡；一身

棉袄棉裤；老布袜再加老棉鞋。为了掣【tang】风，下半身还有得老布做个又长又宽又厚个束裙。从头到脚遮得密密缝缝【bhong】，再加上人垃走动，葛佬也勿大冷个。等到走进茶馆店，着着亮个灯光，熟悉个道伴，雾气拌混烟气个店堂，坐定下来看茶房拎起长嘴铜壶撩开【xiao】揭开【紫砂茶壶盖头，朝已经放好仔茶叶个茶壶里远远较冲水进去又熟练个盖好盖头，连忙端起暖瞳瞳个茶壶，两只手焐牢茶壶，等歌再吃一口酺【sa，冲注】

到碗盅里个茶，浑身齐暖了。
 坐到茶馆里勿为别个，只为吃茶吃扯山海经。茶馆里个茶叶是大路货个炒青、红茶末子。大部分人天热了仍旧欢喜吃红茶，因为红茶经泡，有种焐熟个带甜个梗草香味，茶味道比较浓，好吃。山海经扯起来就无边无际了，话吃诺【我】一棚长毛兔昨日剪着斤半兔子毛，帮抢【这阵】收购价涨拉弹；话吃水根拉儿子出远洋船带归【ju】一只电视机，客堂里日逐【每天】夜头围满仔人；话吃温州人可

以自己开厂了，扁担挑出来个塑料面盆比供销社便宜……讲起来是有话听话，七搭八搭，听个新鲜吃话个有趣。进仔茶馆，老年人之间吃吃谈谈，谈谈吃吃，觉着拉拉自己个世界里向，品品清香微苦个茶水，扯扯东搭黄浦西搭海个闲话，来得个自由吃适意，葛佬来得个想靠牢仔八仙桌吃“孵”来辰光长一眼。有人讲“坐拉一道有福气，走出茶馆人爽气，跑【bao】到屋里长力气，勿来茶馆要厌气。”

弄堂游戏

文 / 范生福、范思田
 图 / 沈薇



一条弄堂，几十家人家。每天早晨，男人上班，女人买菜。孩童背了书包上学，叽叽喳喳，争先恐后。热闹过后，弄堂一片宁静。
 下午五点钟，男人下班，女人烧饭。孩童回家，书包一搁，到弄堂聚会。邻居小朋友会在一起白相。男孩白相“滚铁环”、“踢皮球”、“打梭角”、“刮香烟牌子”、“打弹子”，五斤吼六斤，啥人胜过啥人就算赢。女孩文文静静，三三两两，“踢毽子”、“拍纸球”、“跳

绳”、“造房子”。不讲输赢，各显本领。家长下班回来，看见自家儿女白相有的笑，也有人高兴一起参加。做娘的手里拿着烧菜的镬铲，在门口笑眯眯看着女儿白相，还和邻居搭讪：我小时候“踢毽子”一口气踢一百只。忽然谁家老娘喊一声：“吃饭了！”孩童们带着各自玩具回家。有时贪白相，依旧“滚铁环”，被爷娘捉牢逼回家。各家关上大门。屋子里开亮灯。弄堂里渐渐黑暗，回复宁静。

沪语趣谈

网浪向有过交关学上海闲话个物事，其中有个“上海话初级考试”，有点题目个答案我觉得勿大对，现在我提出来大家一道看看对勿对。

有一道题是辣“王、望、黄、横”里找出读音不同个字，答案是“望”。帮个当然也旡没计较，老底仔上海话里“望”读成“忙【mang】”，像“巴望”、“望望依姆妈”，“望远镜”里个“望”也读成“忙”。但像“希望工程”是勿大人去读“希忙工程”个。

倒是最后个“横”字，读成“王”是勿对个，“横”与“王”发音完全勿同。“王”个韵母是“盎【ang】”，“横”个韵母是“樱【an】（上海闲话读音）”。后面迭个韵母可以讲是上海闲话个特色之一。

有专家认为新派上海人迭两个韵母已经勿分了。我勿赞成迭种讲法。当然现在肯定有人

对两个韵母读音个看法

文 / 申博文

“横道线”读成“王道线”，应该想办法去纠正伊拉，学正宗个上海话发音，而勿是认可上海话以后迭两个音就读成一样了。

上海话发音里有些声母后面只跟韵母“盎”，勿跟韵母“樱”个。比方声母“F”和声母“V”，与韵母“盎”一道就是“方”，“房”但勿好跟韵母“樱”。

也有后面只跟韵母“樱”，勿跟韵母“盎”个。比如辣“Y”后面，与“樱”一道拼就读成“央”，但旡没跟韵母“盎”个字眼，类似个还有声母“J、Q、X”后面也勿跟韵母“盎”，跟个是复韵母“央”，像“姜、腔、乡”等。假使两个韵母勿分，哪能读法子呢？

阿拉拿迭两个韵母个字眼摆辣一道，大家读读看，“装”与“张”，“唱”与“厂”，“商”与“省”，“上”与“长”，“党”与“打”……“迭块肉介壮”，“昨日股票乱涨来”阿是读音完全勿一样？“到

上海”读成“到长海”，“迭个人老长个”读成“老上个”啥人晓得依辣讲点啥。

假使再搞勿清爽，去看上海人搓麻将，一看，三只牌一样——“碰（韵母樱）”，大家伙懂个，阿有啥人，一看，三只牌一样——“胖（韵母盎）”！旁边个麻将搭子眼睛要提白了。

编者注：作者一个看法是上海话里“望”有文读音白读音两种，勿好一概而论，帮个是对个。作者个另一个观点，是上海话里向老派音是正宗，应该要区分【an】【ang】两个不同个韵母。

继续又下去，看见四只一样了，“杠（韵母盎）”，“喔唷，依手气好辣。”假使依看见四只一样，来一声“哽（韵母樱）”，旁边人要打120了送依去医院了，一路浪还要问依哽的是鱼骨头还是鸡骨头，还是真的拿麻将牌“吃”下去了。

闲话闲画

世界杯：大家来忆苦思甜

文图 / 阿仁

巴西世界杯马上就要来了。现在看世界杯勿要太便当噢。世界杯从小组赛到十六强出线，从八进四、四进二到最后冠军决赛共计六十四场球，从央视到地方台大家都一场勿拉个实况转播。碰到同时开打个比赛，依也勿必要去准备好四只电视机同步收看，电视台会随时插进另外几场比赛个精彩画面，让依晓得战局个全貌。唯一吃力个是世界杯举办地如果辣欧美、非洲，依就只好来熬一个月个通宵。只有2002年个韩日世界杯才让阿拉中国人适意开心了一趟，旡没啥时差，吃过夜饭后晚报，看过晚报看世界杯。旡没日夜颠倒，相当捋心。由此我支持阿拉中国也来主办一趟世界杯，让大家享受享受做东道主个快乐。

看世界杯也要忆苦思甜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刚刚才撑开一点，电视台一因为时势，二因为设备还旡没本事和本钹来直播世界杯。只有老老关键个比赛和冠军决赛才播出几场，而且还是以事后录播为主。热炒弄成了隔夜小菜，味道打勿少折扣。看世界杯只看到冰山一角。为了让上海人能够先看一记，至少也可以先闻为快，新民晚报就开动脑筋、用足功夫辣报纸个版面上来最快、最全、最精个报道



世界杯。帮是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个故事了。要能够辣同一时间收看到远辣地球另一面个电视直播，伊个辰光只有解放军叔叔有帮样个设备和本事。报社派我和体育部个头头去罗店，伊搭里有一个部队个地面卫星站，要亲解放军来支援阿拉个报道计划。部队首长最后拍板，辣伊拉完成日常任务之外为报社另辟一条电讯通道，让阿拉可以辣荧屏上实时看到墨西哥个所有世界杯球赛。就此阿拉十几个编辑、记者每天半夜就驱车去罗店。每一场比赛都有详尽记录。搞文字个写赛况，搞摄影个拍画面。伊辰光个电视机只有九英寸

大小，还是黑白屏幕。球员小得像米粒，足球小得像芝麻，评论解说叽里呱啦，帮个使大家目勿转睛、全神贯注，生怕逃脱一个精彩镜头、一个关键讲解。球赛结束，大家集体撤退，赶回晚报去写稿子、编版面、上图片。报社每天留拔世界杯三四个版面，辣当时可以讲是对报道世界杯进行了地毯式轰炸了。大家做了一个多月个夜神仙，日伏夜出，吃力煞脱了，只是为了读者，让大家一睹为快。

看当时晚报个上海人现在至少也要有五十来岁了。

远开一点

堪堪正好

文 / 彭瑞高

“堪堪正好”，就是“恰恰正好”“刚刚正好”的意思。“堪堪”两字，上海话读作“开开”。这话，在郊区常常可以听见；到了市区，就很少听见了。现在，年轻一点的上海人，已经不懂“堪堪”是什么意思了。

“堪堪”的意思很丰富、很细腻。除了上面讲的“恰恰”“刚刚”外，还有“勉强”的意思，举个例子来说：“布袋忒小，十斤米堪堪装得落。”

“堪堪”还有“不久前”的意思，譬如说：“娘舅堪堪来过，坐一歇就走了。”这里的“堪堪”就是“刚刚”之意，不过这个“刚刚”是时间概念上的“刚刚”，跟文章开头的那个“刚刚”是不同的。

在上海郊区，与“堪堪”连在一起最多的三个字是：“一歇歇”。例如对话，姐姐问：“娘舅啥

辰光走的？”弟弟答：“堪堪一歇歇。”这五字连在一起，极言时间之短，强调舅舅离开没多少时间。
 上海话里面有个“交”字，放在词末，有强化语气功能，相当于“地”，很微妙。譬如说，“姆妈，依慢慢交走。”这个“慢慢交”就相当于“慢慢恰”，听上去却又比“慢慢地”更轻柔、更温和。又譬如，“他把老人狠狠交推了一把”，那种冷漠、狠心之状，也就跃然纸上了。

为什么拿出“交”字来说事呢？因为“交”字跟“堪堪”能搭上关系。在上海市区，说“堪堪”的人少，说“堪堪交”的人却不少。譬如说：“这条马路真狭，两部汽车堪堪交擦过。”这里“堪堪交”是“勉强”之意；在数学课上，“1256除16，堪堪交除尽”，这“堪堪交”就是“恰恰正好”的意思了。

沪语童谣

走路上下班

创作 / 杨建明

走路上下班
 便当又低碳
 动动脚板板
 甩甩手腕腕

拍拍腰身板
 扭扭头颈弯
 数数电线杆
 日日勿脱班

坚持成习惯
 体检全过关
 毛病勿搭讪
 身体勿推板